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鬼話

由長歌

一四五：一個危機

阿占曰：「關住呀！我宜得打臭佢老母一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亂來呀！」

阿占仍然咕咕聲，師姐容亦有多少担心，事關二人相好以來，未見過阿占慶到咁，驚佢眞係會打汪國昌一身，乃曰：「阿占，我到今日至知你對我咁有信心。」

阿占曰：「唔係冇，最怕你身不由己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只不過同你有多少肌膚之親而已。」

阿占曰：「多少肌膚之親？汪國昌個衰人嗒嗒聲，嘰嘰聲，做乜？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你夠會嗒嗒聲嘰嘰聲喇！總而言之，佢不會得到我，而且佢亦有阻咁搞，銀紙女人，佢始終將銀紙擺在第一位。」

阿占曰：「睇落去至知，對第二個女人，或者會係，但你又點同，容姐，你咁靚，將心把心，如果我係汪國昌，一定會找個機會，幾大就幾大，食完至算，冇！」

法力又點話，我知佢一定會咁做！」

師姐容望住阿占個妒忌歎，嘆曰：「眞冇你咁好氣，畀你激死！」

阿占曰：「你當然冇我咁好氣喇！發現新大陸嘛！冇錯，以前我都好忌你同其他男人在一起，不過冇今次咁慶，汪國昌係奇人也！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你夠係奇人咯！」

阿占曰：「我？初初或者奇，奇了咁耐，乜都不出奇喇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冇解，我冇你咁好氣！」

阿占曰：「總而言之，我知汪國昌對我係一個危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該你咪咁小器喇！敢仔有得唱，爲個銀乜都肯制呀前世！」

阿占曰：「然，乜都肯制！有一日汪國昌要你開度門，你亦肯照開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吓，吓！信不信我再攞你一巴！」

蜂語 風言

暴於意外

港府否決海隧申請加價。很多人都感意外。

有案可審

港官抨擊對色情犯刑罰太輕。

否則法庭拍烏蠅矣！

兩種僞造

又發現僞造身份証。僞造身份的則難定罪。

心開

呂壽田以無比的阿拉伯古文學作品的「香花園」，令到扮阿拉伯公主的愛菲爾一連三次「小死」，她向他哀求說：「你試試呀，我的舌尖冰冷呀！」說完她倒在床上閉目不再轉動了。呂壽田慌張了，連連呼她不應，怕她暈去不醒，便以口爲她渡氣，好一會才吸着了她的冰凍小魚兒，慢慢令她回復過來。

她不能動了，只輕微地細聲哀求：「快尋白蘭地，渡給我吃！」廳堂柏上有半瓶白蘭地酒，他倒了一杯，慢慢用咀渡給她。

他去浸了滾熱的毛巾，來爲她擦身，忙了好一會，給她蓋上毛巾被，讓她睡去。呂壽田沒料到有這結果，自去洗浴，出來彆着沙發上吸雪茄，暗暗回味，不明白爲什麼狂暴地一連四次，令她「小死」過去。他取了鮮橙汁，加了白蘭地酒，恢復個人的神智，然後上床，輕輕地在她身邊睡下。

兩人直睡到上午十時，他先醒來，通電話給樂易斯，阿爾姑姑接了：「去了公司！先生姐呂，呂先生呀？我知道先生。電話去公司吧，啊，伊娃小姐有電話來，吩咐我即時辦理先生的移居，我這就來看先生。」

呂壽田叫醒了愛菲爾，說知這事：「要我搬出公寓哩，另租了房子。」

菲爾同呂壽田隨阿爾姑娘看過，樓下是客堂，起坐間。樓上是大小臥房，書室，和大花廳。

「我一個人住？」呂壽田詫異的問道。

阿爾姑娘笑了：「隨便先生同多少人住，我只負責開支，用費由女廚瑪麗支付，向我結賬。我還須去玫瑰公寓，安排那邊。」她匆匆告別走了。

一五四：大林園來搬

這阿爾小姐就來，你可能同她見面？」愛菲爾定了定神，然後匆匆入浴，換好了衣服。

「作爲我來探看你的，陪你一同搬去，不要驚慌。」她飲了杯葉汁，叫呂壽田吃早餐。十一點半阿爾姑娘到來，她已先在樓上清了賬，上來見到愛菲爾，她見過兩面，愛菲爾說：

「我剛得到電話，來幫同搬屋。公司租了兩所，小姐可曾指定呂先生住那一所？」

「租那大花園，就是爲呂先生的，現在立刻搬去，沒太多行李，那邊昨天全安排好了。」阿爾姑娘力大無比，提了衣箱，三個下樓，乘坐她帶來的車子，馬上搬入華廬花園。

樹木園子佔九分，一座房屋佔一分，準備有女廚子，也是北非阿爾及利亞人，是阿爾姑娘的同鄉，和一個洗衣收拾法國女傭，一個本來守屋的園丁。愛菲爾說：「天快亮了，我一個人住，我只要一個睡房，和大花廳。」

「去了公司！先生姐呂，呂先生呀？我知道先生。電話去公司吧，啊，伊娃小姐有電話來，吩咐我即時辦理先生的移居，我這就來看先生。」

呂壽田叫醒了愛菲爾，說知這事：「要我搬出公寓哩，另租了房子。」

一四九：要在這裡住下

但是，馬魂並沒有讓遊艇立即靠岸，他只是減低了速度，在小島的四週兜了一個圈，証實島上沒有人，然後才找了一處適宜讓遊艇停泊的岩岸。

那裡有幾棵大樹，樹蔭覆蓋下來，正好把遊艇也隱蔽了。他想得倒眞週到呢！

把遊艇停下，拋了錨，又用粗繩索把它綁在大樹椏下，然後，他就叫辛姑娘上岸。

「這麼高，怎樣上去呀！」望着峭壁，讓她先上去的雙手，讓她先上去。

「小心點，我扶你上去。」馬魂說罷，就扶着辛姑娘的雙手，讓她先上去。

然後，他也上了石壁。走下石壁就是草叢，雖然仍是斜坡，但已經好走多了。

這時，天已大亮，但因爲天陰，沒有太陽，強勁的海風仍然寒冷刺骨。丟下毛毡後，辛姑娘冷得打着哆嗦。

「這裡根本沒有路，走到哪裡去呢？」

「沒有路也得走！」馬魂說，「咱們要在這裡住下來，能不先看看地方嗎？」

一一四：舊友約見

在這樣既尷尬又難堪的情況下，覺得有一種壓力在逼我搬家。

不錯，我最好搬離這「安樂窩」……至於搬去什麼地方呢？走去外面再找個出租的容身之所；或者以分期付款辦法購買個小單位，讓它成爲我自己的家，以後接坪洲的媽來住些日子，不是很好嗎？是日傍晚，我下班回家。文霞又有應酬，本在家吃晚飯。客廳裡，只有我和阿三姐在餐桌邊吃飯。我問她——文霞是不是和上司梁國棟應酬去了？

阿三姐吃着飯說：「好像是找舊同學惠玲！」

「惠玲？」我說。腦子裡瞬即出現秀氣，但頭腦機靈、口才好的姑娘。至少有十年沒見過她了！記憶中，她和文霞是同班同學，又同坐一張桌子，她們是很要好的一雙。

文霞講述離家後的遭遇，她總是說第一個應激的人是惠玲，她讓文霞住在自己的家裡照顧生活，又通過在英文書院教書的哥哥，替她找到一些學生補習，教鋼琴。後來，又和惠玲比她幸福，她有機會讀完大學，然後到社會做事，她有很大的事業抱負……文霞說她做了仲偉地下夫人後，再也沒面目見舊時好友，與她的關係斷絕……如今，她從地下籠子掙扎爬出來，有好收入，又有名氣，終於與惠玲聯絡上了！人與人的關係有如絲縷糾纏，時斷時續，時遠時近。

阿三姐說：「在香港，我初跟小姐做事時見過惠玲小姐！」

「是一個不錯的女子。」

「何止不錯，簡直是個有才幹，能說會道的人！」

「是她遇上文霞，還是文霞找到她？」我問

阿三姐想了想說：「是惠玲打電話來找小姐的。她說在電視上看過小姐的歌唱特輯……她是輾轉找朋友，才得到我們的電話號碼的。小姐很興奮，即時應約和她見面。」

籠裏外

梁秀華隨着了軍隊調防，由天津轉戰各地而到了南京，仍然和家中通信，當共軍攻入南京時，梁秀華隨同軍隊，狼狽撤退，撤到了福建，從此，梁秀華再不能和家人通訊了，因此，老婆祇知道他最後在南京，聽傳言而知他去了台灣。

梁秀華到台灣後，不久，由連長升爲，也開始和政界中人有交往，初時，腦充滿了反攻大陸的幻想，拚命賺錢，以衣錦榮歸，與妻兒共享天倫之樂。然而久之，知道此一幻想破滅了，也知道有得了。而且，通信對自己也有危險。正如梁秀華說：「自顧不暇了，唯有希望老婆及子女吉人天相，度過難關而已。」

梁秀華既然在台灣發展了，兒不了娶妻生子，另外成家，所謂家齊然後國治，治國才能天下平。

不過，家齊之後，思想又變了，他感到官場黑暗，容易惹是招非，既然自己已由軍入了商界，倒不如完全從商了。

張國興和他認識，就是在他從商若干年後，自然不知他的過去，也不知他在大陸有妻兒，祇知台灣有妻兒而已。

兩年前，台灣的妻子去世了，兒子亦已長成，可以接手父親的商務，梁秀華便把大部份商務，移交給兒子，自己退居幕後，也圖個晚年清閒。

梁秀華隨着了軍隊調防，由天津轉戰各地而到了南京，仍然和家中通信，當共軍攻入南京時，梁秀華隨同軍隊，狼狽撤退，撤到了福建，從此，梁秀華再不能和家人通訊了，因此，老婆祇知道他最後在南京，聽傳言而知他去了台灣。

梁秀華到台灣後，不久，由連長升爲，也開始和政界中人有交往，初時，腦充滿了反攻大陸的幻想，拚命賺錢，以衣錦榮歸，與妻兒共享天倫之樂。然而久之，知道此一幻想破滅了，也知道有得了。而且，通信對自己也有危險。正如梁秀華說：「自顧不暇了，唯有希望老婆及子女吉人天相，度過難關而已。」

梁秀華既然在台灣發展了，兒不了娶妻生子，另外成家，所謂家齊然後國治，治國才能天下平。

不過，家齊之後，思想又變了，他感到官場黑暗，容易惹是招非，既然自己已由軍入了商界，倒不如完全從商了。

張國興和他認識，就是在他從商若干年後，自然不知他的過去，也不知他在大陸有妻兒，祇知台灣有妻兒而已。

兩年前，台灣的妻子去世了，兒子亦已長成，可以接手父親的商務，梁秀華便把大部份商務，移交給兒子，自己退居幕後，也圖個晚年清閒。

天外桃源

蝸子量子號空殼船事故——沙路·文——給袁·曾一

（六四）搜空船雖然是立即回航，但這時却感到一陣劇烈的撞擊氣流，使搜空船失去控制。搜空船在震蕩着，受多嘛焦急向司馬登報告：「船長，本船失去控制！」司馬登道：「這可能是暫時的，衝力減弱，本船便會回復正常。」不久搜空船操作正常了。

（六五）但是，却無法知道艘空船現時所在的地點。機械人蘇芝古的電腦資料，却發覺目前搜空船，正在飛向一個名叫沙迪克的星球。蘇芝古的資料，知道沙迪克星球有人類，而這些人類，和地球人相似，但是頭上沒有頭髮，全是禿子。

「搜空船便跟着飛碟前進。」司馬登決定到沙迪克星球去探訪。

（六六）搜空船接近沙迪克星球，突然有十隻飛碟形的飛船駛來，但這些飛船，並無敵意。他們用無線電與搜空船通話，司馬登船長把來意告訴對方，對方和他通話的是哈同隊長，哈同隊長說道：「我們十分歡迎，請跟我們前往昇降場。」搜空船便跟着飛碟前進。

三三：午餐

第二天中午，江佐治去樓上十樓按崔瑛瑛的門鈴，崔瑛瑛笑着開門招呼他入內。

江佐治坐下，這樓內仍舊是寒氣迫人。

崔瑛瑛笑問道：「又是來看看我有什麼問題？」

江佐治笑道：「這是其中一個原因。」

崔瑛瑛笑着說道：「還有另一個原因麼？」

江佐治點頭說道：「另一個原因是，我要請你吃午飯，請你賞面，不可推却！」

崔瑛瑛吃吃笑道：「那眞巧了，我正想去吃午飯呢！有人請我吃午飯，我怎會推却的，那末你稍坐一會，我化粧好了，和你去吃午飯，要有心理準備才好！」

江佐治問她說道：「什麼心理準備？有什麼不妥嗎？也許你今天胃口特別好！」

崔瑛瑛吃吃笑道：「別好！」

「你們男人，專會嘻着我嗎？也許你今天胃口特別好！」

江佐治問道：「你們男人的習慣，怎樣？」

崔瑛瑛笑着說道：「我們女人的習慣，怎樣？」

江佐治笑道：「我